

■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专题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3.05.003

# 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

## ——以73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为轴



俞兆达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 厦门 361005)

**摘要:**拔尖文科博士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生力量,内外联动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促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有力保障。文科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衡量文科博士学业成就、科研水平和学术潜力的核心标志,其水平高低是判定文科博士“拔尖”与否的关键尺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是拔尖文科博士群体的典型代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致谢集中表达了该群体成长过程中所获社会支持的具身体验,是探察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素材。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对73篇全国文科优博论文致谢文本的混合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支持主体方面,导师引领多方重要他者为拔尖文科博士成长提供全方位的圈层式护航;在社会支持介体方面,促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介体类型重叠且来源分化,物质和信息支持的显示度远高于情感和陪伴支持,情感和陪伴支持来源的二元分化隐含着学缘关系淡化的潜在风险;在社会支持受体方面,拔尖文科博士身处象牙塔尖的多维苦乐体验不仅叙述了低情感性支持对读博之“苦”的二次强化,也昭示着“苦中取乐”的成才路径和“同群竞优”所引发的“形式陪伴”风险。为此,应探索建立“一主多从,资青协同”的文科博士生导师组制,在培养过程中适当关心文科博士生的家庭背景与亲缘关系互动情况,并通过激发同群效应的积极意义,优化文科博士生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

**关键词:**文科博士;社会支持;全国优博;论文致谢;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3)050025-15

修回日期:2023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理念、标准、机制与方法”(21AZD068);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一流大学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22FG030)

作者简介:俞兆达,男,福建平潭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治理研究。

引用格式:俞兆达.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以73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为轴[J].重庆高教研究,2023,11(5):25-39.

**Citation format:** YU Zhaoda. An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growth of top PhD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73 acknowledgements of 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3, 11 (5): 2539.

## 一、问题提出

拔尖文科博士既是建构中国自主文科知识体系的先锋队,也是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科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全国各级各类重点社科研究机构达3 640个,中级职称以上社科研究人员超51.3万人<sup>[1]</sup>,从数量上迈入哲学社会科学大国行列。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师”还远远不够,文科学术话语还比较弱,在全球文科学界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sup>[2]</sup>。这不仅与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也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战略蓝图相去甚远。由此,促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议题。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意识到文科博士成长相关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为“文科博士生是未来掌握我们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力量”<sup>[3]</sup>,指出人文社科类博士培养工作是我国博士生教育中“最具国情特色和富有文化传统的部分”<sup>[4]</sup>。总体而言,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以下3种视角展开。一是“培优”,即以“培”助长。有学者认为文科博士成长离不开垂直化的资源投入<sup>[5]</sup>、良好的学科生态和高水平的博导师资队伍<sup>[6]</sup>,主张根据文科知识生产与文科学术发展的具体情境<sup>[7]</sup>,建构个性化的文科博士成长支持体系<sup>[8]</sup>,尤其强调基于文科师生互动特点,有的放矢地优化导师指导风格<sup>[9]</sup>、创新人才培养模式<sup>[10]</sup>。二是“识才”,即以“评”助长。相关研究聚焦卓越学术评价机制对文科博士个体特征的认识,认为高学业成就的博士生往往在创造性方面表现突出<sup>[11]</sup>,指出文科博士培养应侧重学术前沿涉猎和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发展<sup>[12]</sup>,同时主张周期性地对文科博士成长进行全过程跟踪评价,根据不同成长阶段进行因应引导和精准施策,助力其实现更高水平、更具韧性的专业社会化(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sup>[13]</sup>。三是“志业”,即以“情”助长。有学者指出个体职业发展期待<sup>[14]</sup>是文科博士自我发展的关键内驱动力,而在高职业期待基础上统合专业学识与通用能力往往对文科博士学术志业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sup>[15]</sup>。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文科博士学术志业除了与个体职业发展期待相关,还是社会规范和文化环境<sup>[16]</sup>互动互构的产物,而相较于STEM博士而言,文科博士的学术志业往往更具情感色彩<sup>[17]</sup>。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文科博士成长问题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主要从“培优”“识才”或“志业”的单一视角展开,缺乏系统性的综合分析,难以完整呈现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图景,哪些主体参与了其成长过程、他们提供何种社会支持、个体对这些支持的实际感受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尚待“补白”;另一方面,集中于中、宏观理论探讨,对文科博士典型群体的聚焦不足,尤其对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缺乏深入探讨。而以全国优博获得者为代表的拔尖文科博士群体不仅是我国文科博士生教育质量的集中体现,还具有引领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示范效应。基于此,本研究聚焦全国优博获得者这一拔尖文科博士典型群体,重点关注其个体成长心路历程中对社会支持系统的自我言说与叙事反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研究个体成长社会支持系统的经典理论,社会支持理论为本研究探讨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议题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如图1)。该理论认为,社会支持兼具社会资源与社会行为双重属性,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人际扶弱系统,一个立体、整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社会支持主体(社会支持的提供者,涉及组织和个人)、社会支持介体(社会支持主体所提供的支持形式与内容,主要包括物质、情感、信息和陪伴4个方面)和社会支持受体(获得社会支持的个体)3个要素。社会支持主体通过物质(物质帮助或实际服务等)、情感(共情、关心、温暖和爱)、信息(建议、信息、资源)、陪伴(共同生活、休闲、工作和学习)等方式<sup>[18]</sup>介入社会支持受体的成长过程。作为个体感受到的来自社会网络的各种形式(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关心和帮助,社会支持本质上是引导个体相信自己受到关心、爱和尊重,并融入共同义务网络(a network of mutual obligations)的重要信号<sup>[19]</sup>。人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成长必然离不开社会支持系统的保障,而后者的关键作用则是在个体和外界各种挑战之间构造一圈对冲个体成长阻力的减压带。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理论适用性看,社会支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级各类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学习动机与压力、学校适应与学业成就等论域<sup>[20]</sup>,并呈现出较强的理论解释力;二是从议题匹配度看,社会支持理论聚焦特定个/群体身心保健议题,其“主体—介体—客体”三维分析框架与本研究所关注的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社会支持系统三维相互呼应且内在立意高度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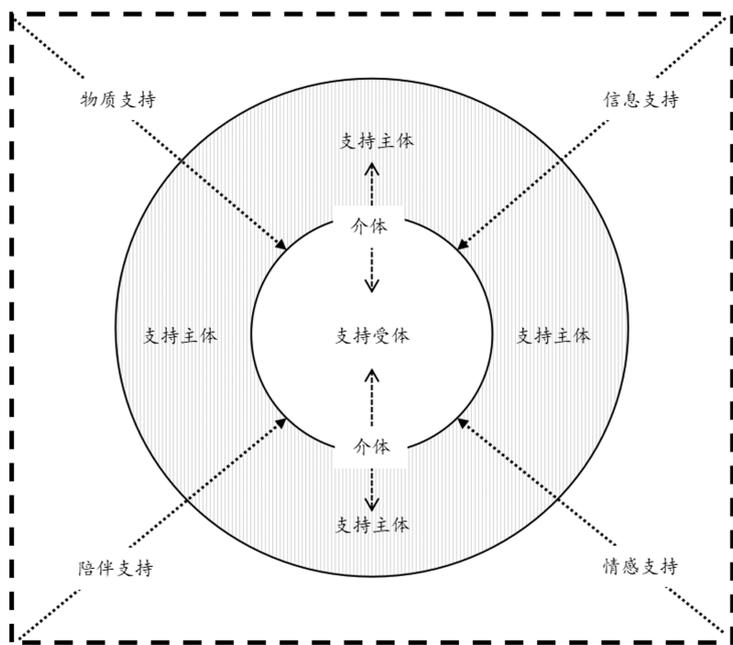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分析框架

##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对拔尖文科博士典型群体进行跨个案文本内容分析。将人文社科类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视为拔尖文科博士群体典型代表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代表性看,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修学成果的结晶,也是观照文科博士学业成就、科研水平和学术潜力的核心标志,其水平高低是判定文科博士“拔尖”与否的关键尺度,全国优博获得者能够在全国范围的竞争性比选中胜出,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博士生教育成就的最高水平;二是从典型性看,获评全国优博的文科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程度相对更高,毕业后大都在高校留教,并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科研中坚和学术骨干,甚至不乏学科领军人物,他们是拔尖文科博士的典型群体,能够在文科博士群体内部发挥一定的“头雁效应”,是认识和把握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议题的关键少数。

基于标准选择(criterion-based)的立意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原则<sup>[21]</sup>,本研究从“CNKI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提取出 73 篇 2000 年以后获评全国优博的文科类学位论文(其中,男性占比 79.45%,女性占比 20.55%;“双一流”高校占比 87.67%,其他高校占比 12.33%;人文学科类占比 39.73%,社会科学类占比 60.27%),并将“致谢”部分的文本(79 470 字)作为核心研究素材。以全国优博致谢文本作为研究素材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西方学者意识到学位论文致谢的研究价值,指出其可用于分析博士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各种社会支持<sup>[22]</sup>,国内亦有研究利用全国优博论文致谢探讨博士生教育发展的相关议题<sup>[23]</sup>;另一方面,学位论文致谢的主要功能是对

学习生涯中提供建议和帮助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这基本符合自我报告法(由受体自行列出其主要支持者名单并进行评价)的要求,而自我报告法则是目前学界研究成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主流方法<sup>[24]</sup>。

参考伍多·库卡茨的“非干预”式文本分析路线<sup>[25]</sup>,本研究具体采取文本内容分析法对样本致谢进行混合研究:首先,将73篇致谢文本逐篇导入Nvivo 12.0 Plus,并分别创建为案例(编号:EP01—73);其次,聚焦社会支持主体对文本进行逐一编码,不断从文本中挖掘社会支持主体相关参考点,直至类属饱和;再次,根据社会支持理论,从物质、情感、信息和陪伴4个维度挖掘出隐藏在致谢文本中的社会支持介体相关参考点,并对显示多种支持介体类型的同一个参考点进行多次编码处理,以尽可能避免因多种介体交叠而导致的类型析出遗漏;最后,通过聚类分析、矩阵编码、交叉查询等功能模块运算和观察主体与介体编码参考点的整体格局及其内在关联,并反观原始文本的具体叙事语境,对受体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意义展开“解释性理解”<sup>[26]</sup>,从而在主体、介体和受体三维互动的层面上打开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黑箱”。

### 三、主体格局:导师引领重要他者圈层式护航

#### (一) 社会支持主体的基本构成

作为帮助个体成长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社会支持主体通常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构成<sup>[27]</sup>。对73篇全国优博论文致谢文本的编码结果显示,在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主体中,个人支持主体(占比95.49%)在社会支持系统中的显示度远高于组织支持主体(占比4.51%)。具体来看,个人支持主体主要涉及老师(包括导师、科任教师、高中班主任等)、家人(包括父母、爱人、儿女以及兄弟姐妹等)、同行(如论文评审专家、答辩委员、研究合作者、施引文献作者等)、同门(以师兄弟姐妹为主)、朋友(如兴趣社团伙伴等)、同学(如同班、同级同学及室友等)、研究对象(参加调查或受访人员等)、学生(带教班级学生)、编辑(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编辑等)和同乡(既包括校内同乡,也包括为研究提供便利的非校内同乡)。组织支持主体主要包括学校(含院系所、中心、基地、图书馆以及原先求学母校等)、单位(定向培养博士的人事关系所在机构)和国家(如国家留学基金委等)(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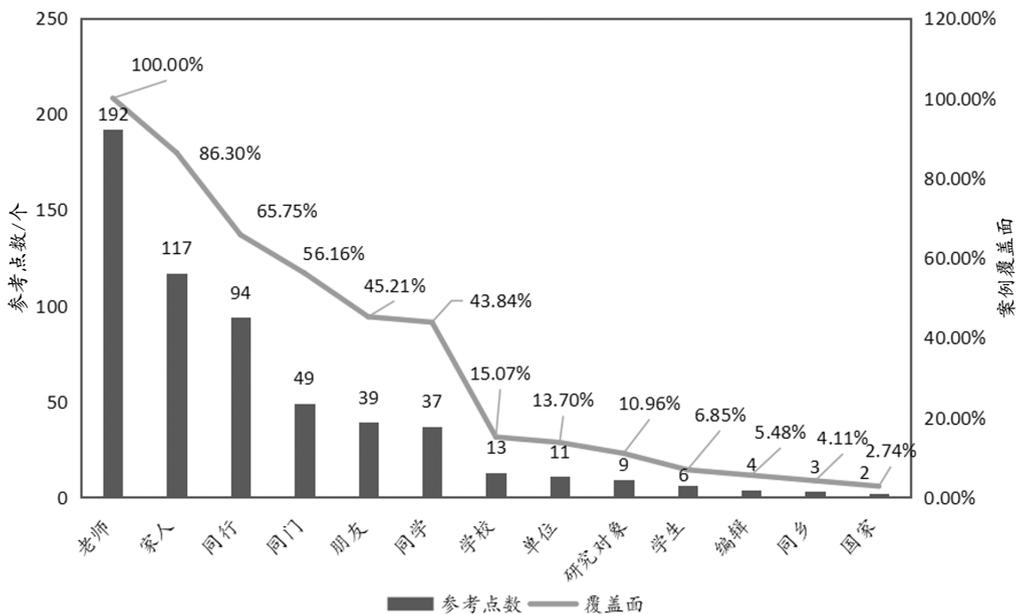


图2 主体编码参考点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在所有社会支持主体中,被感谢频次最高的主体是老师,家人与同行次之,编辑、同乡和国家的显示度则相对较低。同时,不同主体被感谢频次与主体所覆盖的案例数成正比(即被感谢频次越多的主体,其案例覆盖面越大),其中,覆盖面最大的为老师,高达100%,覆盖面最小的为国家(2.74%)。覆盖面超过50%的还有家人(86.3%)、同行(65.75%)、同门(56.16%)等。总体而言,支持拔尖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主体类型多元、层次丰富,且主要通过“学缘”和“业缘”关系与拔尖文科博士的成长轨迹相交,呈现出显著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特征。相关社会支持主体紧扣专业能力挖潜和学术身份建构两大主题,为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营造了一种“高学业成就”导向的人际氛围与组织生态。

## (二) 社会支持主体的圈层势差

尽管促进优秀文科博士成长的重要他者类型多样,但不同类型的重要他者并不都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而是在圈层交错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影响力势差。具体而言(如图3),老师的作用极其突出,处于影响力最大的I级中心圈层位置(频次>130),同行和家人处于II级次中心圈层(130>频次>70),同门、同学、朋友、学校和单位处于III级关键支持圈层(69>频次>10),研究对象、学生、编辑、同乡和国家处于IV级边缘支持圈层(10>频次),总体呈现出以老师为中心的类“差序格局”。聚类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主体内部形成了学术生活圈(主要包括老师、同行、同门、同学和编辑等)、亲友关系圈(主要包括家人、朋友、同乡)和外围辅助圈(主要包括学生、研究对象,以及单位、学校和国家等机构)三大主体集群,不同集群圈层交叠,一些主体(以老师为典型代表)甚至在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情境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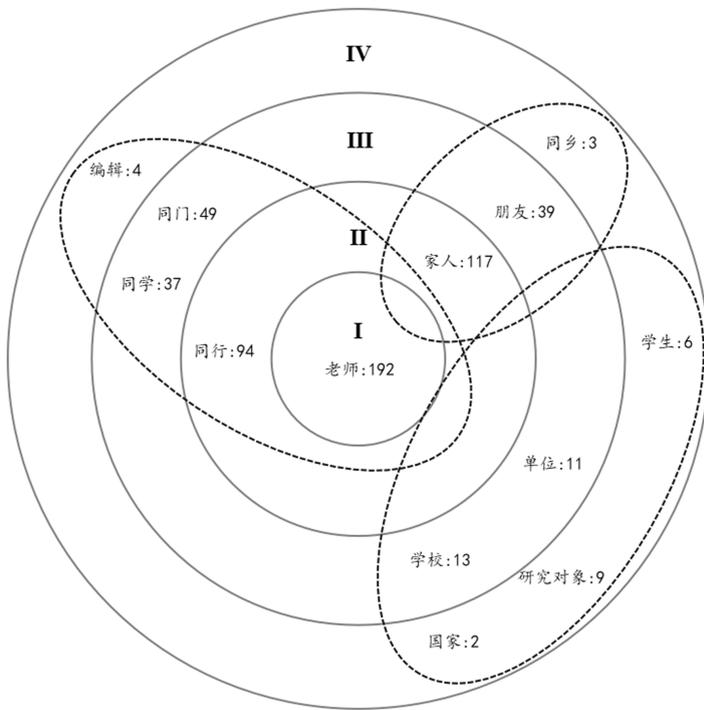


图3 社会支持主体圈层结构

在老师这一主体内部,导师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所涉参考点占比66%。与此同时,导师还是极具延展性的中介节点,具有触达同门、同行、编辑、研究对象、单位、学校和国家等个体或组织支持主体的资源和能力。此外,还有近20%的案例在导师节点上提及师母的补充帮助。“每次到家里与导

师谈论问题时,她(师母)总是要倒上一杯清茶,备上丰盛的食物,让我们总是能感到家的温馨。”(EP35)“她(师母)的专业知识让我们茅塞顿开,……她送给我《模糊数学》教程……若没有她和先生及时的指点、督促、包容,没有他们的那种‘嘉善而矜不能’,恐怕还不知道躺在什么地方。”(EP65)“师母 xxx 老师也时常帮我照顾刚读一年级的女儿……”(EP72)师母通常是依附于导师这一节点发生作用的,并与后者共同促就了家长式<sup>[28]</sup>和拟家庭化的带教氛围。可以看到,一方面,导师在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主体圈层中发挥着“关系丛”和“资源池”的汇聚作用,能够为文科博士顺利融入专业社群和学术共同体提供交叉立体的社会关系和资源获取渠道。“先生多次电话或口信联系相关专家学者,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学术资源,为写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极大方便。”(EP01)。另一方面,导师这一社会支持主体还具有对整个社会支持系统进行结构化调节的功能<sup>[29]</sup>,不仅可以凭借自身社会关系张力来把控社会支持主体圈层的总体格局,还能够通过某种意义的“类亲缘关系”实践,在“经师”之外承担起对拔尖文科博士成长影响更大的“人师”角色。

## 四、介体图景:支持类型重叠而主体来源分化

### (一)社会支持介体的类型分布

在社会支持系统运行过程中,不同社会支持主体必须通过各种社会支持介体才能实现对受体成长的有效助力。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介体不仅是链接社会支持主体与受体的重要纽带,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得以结构化运行的关键所在<sup>[30]</sup>。围绕物质、信息、情感和陪伴4种社会支持介体类型,本研究从73篇致谢文本中共挖掘出757个相关参考点(如图4),其中,物质支持(参考点=248,占比32.76%)的显示度最高,信息支持(参考点=237,占比31.31%)和情感支持(参考点=170,占比22.46%)次之,陪伴支持(参考点=102,占比13.47%)的显示度最低。从社会支持介体的案例覆盖面来看,物质和信息支持的案例覆盖面最大,均高达100%;情感支持次之,覆盖率为98.63%;而陪伴支持的案例覆盖面最低,仅为7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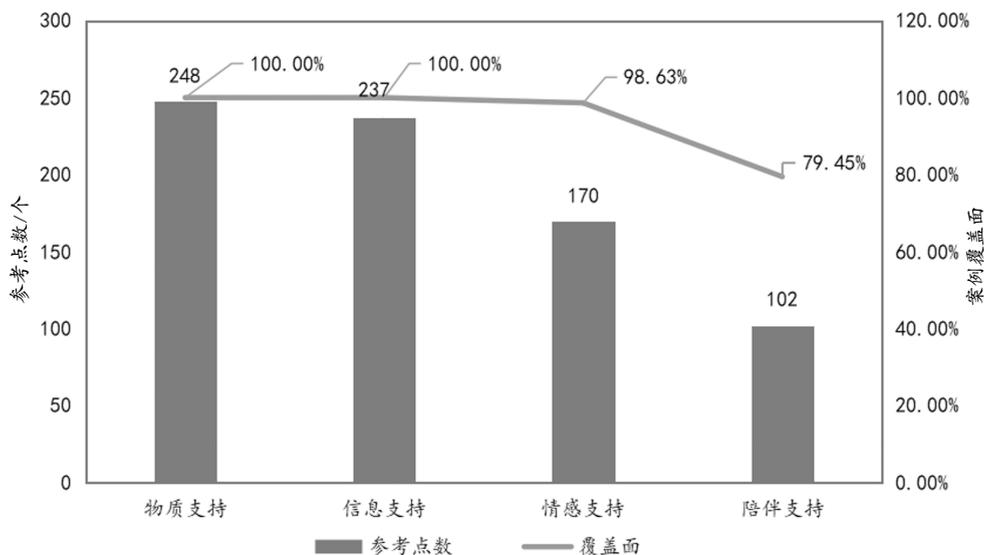


图4 介体编码参考点分布情况

总体而言,拔尖文科博士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刚性的物质和信息支持远多于柔性情感和陪伴支持。这一方面说明,“实在”的、能够为学术开展和专业发展提供直接帮助的社会支持介体既是促进

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基础硬件,也是拔尖文科博士社会支持感知的“敏感点”;另一方面也说明,“务虚”的、带有情感赋能色彩的社会支持介体则相对薄弱,同时也是拔尖文科博士社会支持感知的“盲点”。而在学术竞争的高压态势下,支持受体本身更加倾向于借力各种“硬资源”,以达成卓越的工具理性,或许没有给予情感和陪伴支持介体以太多的生长空间。

## (二) 社会支持介体的来源主体

为了解不同社会支持介体的来源主体,本研究进一步对社会支持主体和介体展开矩阵编码查询,结果显示(如图 5):首先,老师(参考点=91,占比 26.69%)是促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最主要的物质支持者,而在人们既有印象中本该为个体成长提供最多物质支持的家人(参考点=69,占比 20.23%)则退居老师之后;同时,老师(参考点=161,占比 51.11%)也是最主要的信息支持者,所贡献的信息支持量级远超其他主体。“无论是在理论学习阶段,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查找、开题报告、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的每一个环节里,都得到了 x 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耐心帮助。”(EP19)“x 老师将我引入了管理决策研究这一迷人的领域。自那以后,决策研究一直令我兴趣盎然。”(EP70)事实上,除了常态化的学途启蒙和学业指导,导师还能在博士生迷茫时发挥“正视听”的作用,不仅传递积极的知识信念,还输出信任和肯定,在马克思·韦伯所谓“学术生涯的鲁莽赌博”<sup>[31]</sup>中为学生拂去自由探究的心灵障碍。“我曾在‘南蛮’与‘土著’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在迷茫中尝试另易其题,是先生的鼓励与点拨使我迎难而上。”(EP27)“和同学交流时总是会受到质疑和批评,我有所动摇,当我去向 x 老师倾诉和请教时,没想到他基本认可情感主宰,并鼓励我:只要确认有理,就大胆坚持,但要论证有力。这个认可和鼓励对我论文的整个思路和进展有着重要影响。”(EP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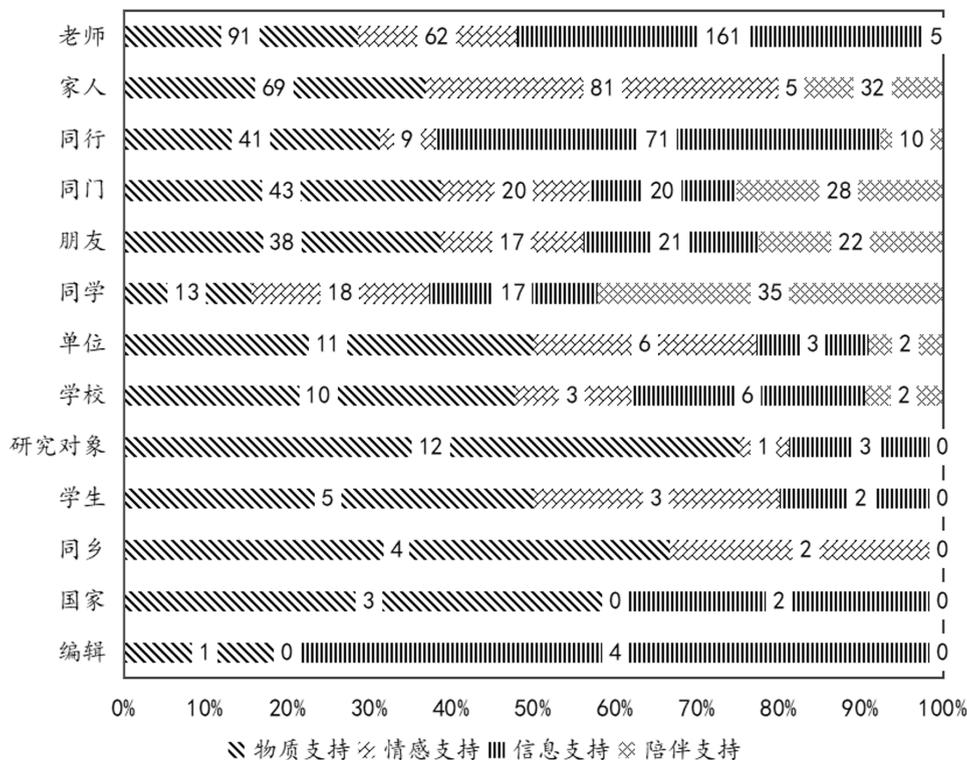


图 5 “主体-介体”矩阵编码查询结果

再者,家人(参考点=81,占比 36.49%)是促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最主要的情感支持者。在人们看来,家人常常是博士生们离家求学的“后顾之忧”,尽管家人在物理空间上并非离博士最近的主体

(在陪伴支持维度上所贡献的参考点占比 23.53%), 却仍是情感支持的最大来源。“感谢远在老家的父母, 他们苦苦地支撑只为了尽为人父母的义务……想到他们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身躯, 而立之年的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EP65)“父母和丈夫几年来的全力支持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为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能够让我有充足的时间专注于思考和写作。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所有努力和牺牲!”(EP14)“父母几十年含辛茹苦, 鬓发已苍, 焉得谖草? 言树之背。妻子 xx, 独力持家, 女儿 xx, 亦颇为乖巧, 惟以此文向家人致歉并致谢!”(EP46)这一现象也侧面反映出博士生们的“离家”主要发生在物质层面, 而非精神层面, 他们仍未走出传统乡土意义上“家”的伦理牵绊<sup>[32]</sup>。“在离别的车站, 望着爸爸渐稀渐白的头发, 我知道, 那记载着养育五个小孩的含辛茹苦, 留下了四处劳累奔波的痕迹, 孩儿常年求学在外, 未能尽到为人子的责任, 企盼早日结束漂泊生活, 常伴左右以尽孝道。”(EP56)这种牵绊既内含感激也带有愧疚, 二者共同勾动着个体发奋读书以报恩德的道德补偿心理。

但“远亲不如近邻”, 给予拔尖文科博士成长最多陪伴支持的主体往往不是家人, 而是同学(参考点=35, 占比 25.74%)。“没有这些同学们, 我的求学和论文写作过程会艰辛而苦闷。”(EP39)“正是他们的帮助与慰藉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朋友与同学之情的弥足珍贵。”(EP11)与此同时, 一些案例还反映出来自同学的陪伴支持往往隐含着非正式“同群竞优”机制, 而拔尖博士个体正是通过这一“精英竞合”游戏来实现持续奋进<sup>[33]</sup>。“在这样优秀的人群中总有取之不竭的学习源泉, ……我是‘同群效应’正外部性的大大受益者。”(EP03)“此次重返校园静心学习, 自知学习机会的宝贵, 加之同学们的强势, 紧张之情难以言表, 自入学那一天起, 无不战战兢兢, 严肃地对待学问, 刻苦地学习知识。”(EP38)令人不安的是, 与高陪伴支持相比, 同学这一主体在情感支持方面所贡献的参考点占比仅为 8.11%。由此看来, 精英个体之间的“竞合游戏”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演变为恶性“竞优”, 便会在朋辈互动情境中促发低情感含量的“形式陪伴”风险。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其不仅与扩招后博士生群体内部资源争夺日益激烈引发同窗关系紧张的现实相呼应, 还与已有研究对学业竞争无度导致学缘关系淡漠的观察相印证<sup>[34]</sup>。

## 五、受体叙事: 象牙塔尖苦乐体验的多维展开

### (一) 苦: 情感性支持缺失的表象及其解释

有研究认为, 社会支持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现实<sup>[35]</sup>。就此而言, 无论是社会支持主体还是社会支持介体, 最终都必须回嵌社会支持受体的成长叙事情境, 才能彰显其对个体成长的意义所在。从总体上看, 73 个样本案例对物质和信息支持的感知度远高于对情感和陪伴支持的感知度(如图 6)。为了更加清楚地观察不同案例对不同社会支持的价值偏好, 本研究根据林南的观点, 将物质和信息支持整合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 将情感和陪伴支持整合为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sup>[36]</sup>, 并对社会支持介体编码参考点进行合并运算(见表 1)。结果显示, 样本案例具体呈现出 3 种取向: 一是工具取向(工具性支持合并参考点数>情感性支持合并参考点数), 持这一取向的案例最多, 占比高达 76.71%; 二是平衡取向(工具性支持合并参考点数=情感性支持合并参考点数), 持这一取向的案例占比为 13.70%; 三是情感取向(工具性支持合并参考点数<情感性支持合并参考点数), 持这一取向的案例最少, 占全部案例比重不足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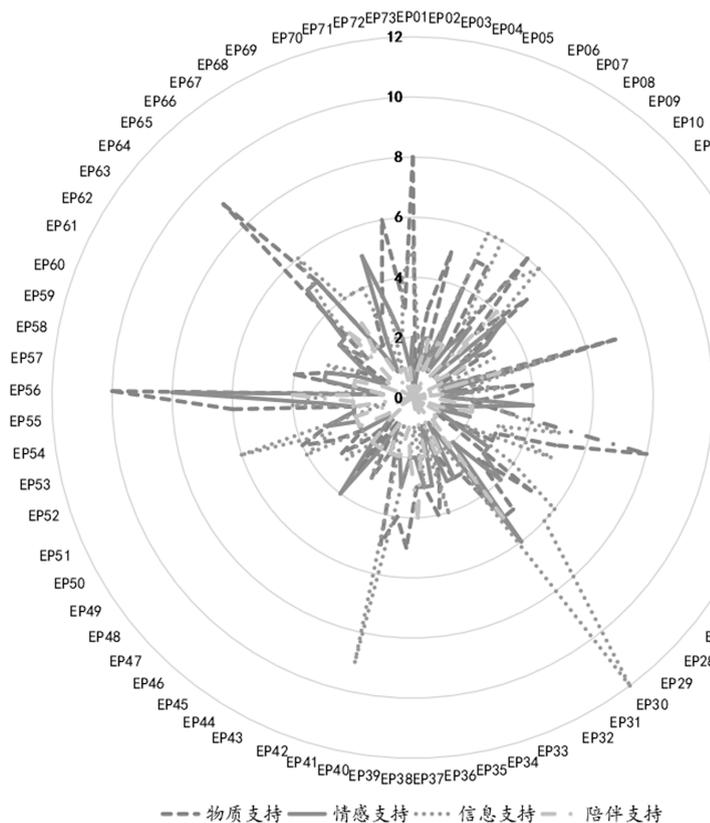


图 6 受体对不同社会支持介体的感知情况

表 1 样本案例的取向偏好分布

取向	数量/个	占比/%	涉及案例
工具型	56	76.71	EP01-04、EP06-11、EP13-19、EP21-31、EP34、EP36、EP38-40、EP43、EP47-53、EP55-58、EP60-61、EP63、EP65-69、EP71-73
平衡型	10	13.70	EP05、EP12、EP20、EP32、EP35、EP42、EP54、EP59、EP62、EP64
情感型	7	9.59	EP33、EP37、EP41、EP44、EP45、EP46、EP70
合计	73	100.00	EP01-73

无论是从案例的总体情况看,还是从类型分化看,似乎都指向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经历中情感性支持的缺位。其可能解释有三:一是工具性支持对受体专业发展和学术前途的贡献更大,而情感性支持相对较小,故后者在致谢文本中的显示度相对较低;二是情感性支持更多是内隐的、私密的,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受体对此类社会支持的感激往往不会公开表露<sup>[37]</sup>,故显示度较低;三是在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过程中情感性支持确实比较匮乏。但从样本案例的具体情况看,第一种解释显然站不住脚,虽然情感性支持不能为学术发展提供直接帮助,但却是博士生繁忙学途中不可或缺的慰藉,这种慰藉不仅存于日常的问候,更寄托在内心深处的无尽缅怀之中。“每当夜深人静,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望着天上闪闪繁星,我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因为在那里,有我最深爱的妈妈在看着我,在陪着我。望着最亮的两颗星,双眼早已模糊……”(EP56)“博士三年的苦读,一直伴随着对父亲无比的怀念与眷恋。无数次,无数次地,只能在梦中向父亲汇报儿子的点滴收获。”(EP12)如前所述,许多拔尖文科博士为报家人恩德而发奋读书,而当这种报恩心理与“亲不待”的情境相融,则更添“遗憾”。正是这种“遗憾”,在感激和愧疚的基础上持续强化着个体追求学术卓越的志气。

第二种可能解释似乎也未能在具体案例中找到足够多的证据予以支持,大多数文科优博在致谢中并不羞于表达对情感性支持的谢意。“那些无私的爱和温暖陪伴我走出寒冷的冬日,迎接生命的新春。”(EP03)“正是有你的陪伴我才能从容地走在充满艰辛的求学路上,正是有你的陪伴我的天空才充满了阳光,正是有你的陪伴我才深深地感觉到了爱和幸福。”(EP32)“论文终于杀青,……严冬已经过去,春天悄然来临。此时回首三年的博士行程,心中越发感佩那些指引我迈过学业关口的师长学友,越发感激那些陪伴我度过人生严冬的家人亲朋。”(EP54)即便是面对那些不能公开表达谢意的“特别的人”,内心细腻的文科博士们仍会在致谢中给他们留下位置。“我还要感谢一位不便于提及姓名的人。他在物质上、精神上帮我度过了我在大学九年求学生涯中最艰难的那段时光……他对我恩情我必须铭记于心,并永远珍藏于心底。”(EP11)

最后,是第三种可能解释,也即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情感性支持确实比较匮乏。通读73篇优博致谢,一个“苦”字贯穿拔尖文科博士献身学术以“赢得身份”的全过程。“踏入求学之路,品出千苦万难。”(EP52)“攻读博士学位是一种炼狱,博士论文写作是一场艰难的生产。……这种智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时常折磨得让我无法入睡,它也时常让我心情极坏。在思考与写作过程中,自己也时常萌生去看看心理医生的念头。”(EP11)令人绝望的是,这种“苦”不仅体现在强度上,也体现在时间的持续上。“回顾五年来的硕博连读学习期间的一千八百余个日日夜夜。”(EP50)“几乎每天都在体验古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训。”(EP44)“这样的反反复复,令人欲罢不能,连绵不绝,简直就是无边的苦海。”(EP45)而对大龄文科博士来说,这种“苦”更是被进一步放大。“而立之年踏上求学之路,其中甘苦唯有自知。”(EP19)“人近三十,一无所有……这篇博士论文就深深地印记着这种痛苦。”(EP11)对这些“苦”的深刻体验似乎从侧面再次印证了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过程中情感性支持的缺位。

## (二)“苦中取乐”的育才功能与潜在风险

看到情感性支持缺位,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尽快介入心理干预,通过情感体验的改善来纾解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过程中所受的“苦”。但这种充满激情的干预可能带来“一刀切”的危险。因为从案例进一步反映的情况看,象牙塔尖的“苦”与“乐”具有高度的同源性。有案例引用罗曼·罗兰那句“生活从来不曾像在患难中那样伟大、丰盈和幸福”的箴言,把攻读生涯贴切地比喻为“患难”,并将历经这种“患难”视为抵达“伟大、丰盈和幸福”前的荆棘丛。除了“患难”,还有案例以“孕育和生产”作比,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为“母亲怀胎般”喜悦与痛楚相伴(EP03)。“记不得已经熬了多少夜,守了多少通宵,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却又让人由衷地感到欣慰:年华虽逝,光阴却未虚度,这或许就是这漫长的攻读经历中最让我感到欣慰的。”(EP65)“‘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这或许只是我人生当中迈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脚步,今后的道路还很漫长,也会更加艰辛,但是,我更坚信,只有通过不懈的奋斗才会赋予生命更多的内容和价值。”(EP51)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苦”是象牙塔尖的“常态”。正如一些案例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学术研究总要“坐冷板凳”,而令人仰止的象牙塔尖也常常是一座“清苦的‘牢房’”。能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把“牢”底坐穿,本身就是一场“苦中作乐”,是宝贵的“痛,并快乐着”的人生体验(EP38)。拔尖文科博士要想学有所成、承担大任,就必须通过受“苦”的方式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苦”到极致的人生体验本身也是博士生教育的有机构成<sup>[38]</sup>,具有其内在自洽的育才功能,对拔尖文科博士智识训练具有相当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

既然象牙塔尖的“苦”对促进文科博士成长意义非凡,那么是否就该对这“苦”放任不管呢?这显然也不妥,因为象牙塔尖的“苦”来源复杂,有攀登知识高峰的“苦”,也有学术评价制度规训下的“求

生”<sup>[39]</sup>之“苦”;有自我升华的“苦”,也有恶性竞争引发的离群索居之“苦”;有“高处不胜寒”的苦,也有流离他乡的寄人篱下之“苦”……换言之,不是所有的“苦”都与“乐”同源,有的“苦”可以锻造卓越,给“穷且益坚”之士以出头之日,但有的“苦”则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留下一大批“沉在水底的人”。而在后一种语境中,情感性支持仍十分必要。但尴尬的是,在所有社会支持介体中,情感和陪伴支持的显示度却处于绝对弱势。与此同时,远在故土的家人虽是情感支持的最大来源,但无法提供亲近的即时陪伴;而近在身边的同学所提供的陪伴支持不仅情感含量很低,还暗含有“形式陪伴”的陷阱。身处如此境遇,有案例这样安慰自己:“选择了学术道路,就注定选择了孤独的生活方式。”(EP31)但这种自我安慰有时候不仅无法让读博生涯变得更加从容和坦然,反而会进一步增强对低情感性支持之“苦”的具身体验。事实上,同窗生活天然拥有厚植友谊的土壤,类似的攻博经历应在同学朋辈间引发更多共鸣,这种共鸣不一定要体现在野蛮无序的智识和发表竞争中,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抱团取暖、携手并进的积极叙事:“多年来我一直秉承个人奋斗的理念,但是这三年的生活却让我有所改变,因为我深深体会到,博士学业的完成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一过程也并不是个人奋斗的过程,其意义更不在于独自体验快乐或痛苦。”(EP45)而这本身也是象牙塔尖的“快乐”之一。大学不是只有知识、没有情感的地方。以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文明作为学术志业的文科博士更应将知识的追求“和人类的感知、情感、欲望、希望,以及能调节思想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sup>[40]</sup>,那里才是我们人性和生活的本质所在。

## 六、结论与建议

### (一)主要结论

人们总是乐于将“拔尖”归结为天赋异禀、命运眷顾或英雄主义的个体奋斗,这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个体成就背后“默默发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事实上,作为有机内嵌于社会共同体中的生命,任何失去社会支持的个体要想在充满结构性边界的社会中穿梭都是举步维艰的,一些学者正是在此意义上把“个人成就”视为“社会成就”的具体而微<sup>[41]</sup>。由此,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主体—介体—受体”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73篇全国文科优博论文致谢文本内容的混合研究,深度扫描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 1. 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主体主要由个体支持者构成,相关支持主体圈层形成了以老师(尤其是导师)为中心的类“差序格局”

在这一格局中,确立导师中心地位的基本逻辑有二:一是“指点—增信”逻辑,即在学术点拨的日常互动中传递积极信号,强化拔尖文科博士的学术自信,这种自信有助于后者应对急剧扩招带来的学历贬值焦虑和“冒名顶替症候”(Impostor Syndrome)<sup>[42]</sup>。在此逻辑中,导师的影响主要通过学术教练、职业榜样、信息噪音“过滤网”、学术信念“稳定器”等角色产生。二是“联络—整合”逻辑,即发挥为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笼络各种资源、联动多方主体的“社会链接”(social tie)作用,该逻辑不仅集中体现了导师这一节点的中心性和延展性,还进一步强化了导师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综合影响力。这意味着,社交广泛、资源丰富的高水平师资是有效助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关键。这一点,在哈里特·朱克曼对诺奖获得者师承关系的研究结果中已有印证<sup>[43]</sup>。但应注意的是,多角色设定和资源高负载亦存在两个潜在风险:一方面,要求导师具有较强的角色管理能力,否则在不同角色切换过程中可能发生角色冲突;另一方面,导师节点的资源过载或将进一步拉大导师和学生权力关系的非对称鸿沟,可能导致博士生在“依附性自主”中发展自我,这虽可以让博士生借导师光环在攻博期间实现短暂的学术繁荣,但从长远的学术生涯看或许并不可取。

## 2. 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介体类型重叠且来源分化

具体来说,刚性的物质和信息支持介体显示度远高于柔性的情感和陪伴支持介体,主导性支持介体类型呈现高度重叠的现象;刚性的物质和信息支持的主要来源主体均为老师,而情感和陪伴支持这两种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社会支持介体则分别由家人和同学主导,呈现出柔性社会支持介体来源二元分化的趋势。从不同社会支持介体的显示度看,一方面,物质和信息支持两个高显示度介体由老师(主要是导师)主导,这与结论(1)中导师节点极具中心性和延展性的判断相印证;另一方面,“离家后”的拔尖文科博士在情感和陪伴方面存在一定弱势,尽管作为“后顾之忧”的家人仍在“故土”层面提供最主要的情感支持,但却无法实现即时陪伴,而近在身边的同学却可能因“同群竞优”而制造出低情感含量的“形式陪伴”陷阱。这意味着,物质性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和精神性支持(情感支持+陪伴支持)之间以及精神性支持内部的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之间的失衡将把受体置于“两难”之境。这主要体现为,不同社会支持类型之间难以相互替代,而任何一种社会支持介体发生要素扭曲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瞬间消解另一种支持介体的应有效用。

## 3. 拔尖文科博士成长过程中对社会支持的感知总体呈现高工具性和低情感性取向的特征

这一特征生成于象牙塔尖高度同源又掺杂陷阱的苦/乐叙事之中。站在社会支持受体的立场上,象牙塔尖的学术生活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探究学术如“苦中取乐”,这种“苦”在一定意义上是公认的、具有育才功能的拔尖博士成长必经之“苦”,内含“Tough Love & Tears”(艰难的热爱与血泪)<sup>[44]</sup>的精神实质,也昭示着“研究活动为个人生活带来愉悦”的价值可能<sup>[45]</sup>。诚如爱默生所言,“人的思想形成有赖于那种将人生转化为真理的深入程度。这蒸馏提纯越是彻底,制成品的纯净度越高”。<sup>[46]</sup>由此,当拔尖文科博士们把成长之“苦”写入优博论文致谢文本时,这“苦”也就一起被刻入成长记忆,并转化为应对学术压力、促进科研创新的隐性知识<sup>[47]</sup>。但我们也应看到,并非所有的“苦”都与“乐”挂钩。弱情感性支持境遇中来自同群的低情感“形式陪伴”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风险之“苦”,它不仅是“苦”本身,还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苦中作乐”的“乐”,加剧了“乐在苦中”的无谓之“苦”。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现有研究中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学业情绪水平总体较低地发现<sup>[48]</sup>,同时也启示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认识和处理象牙塔尖的“苦”与“乐”,应仔细甄别,对成长过程中那些危险的、消极的无谓之“苦”加以积极干预,对那些具有育人价值的必要之“苦”则予以充分保留。这不仅对个体成长具有积极意义,还有利于还整个校园以清朗氛围。

### (二) 对策建议

#### 1. 探索建立“一主多从,资青协同”的文科博士生导师组制

通过导师组的团队协作式培养,对传统导师和学生互动过程中一个导师所承担的多重角色进行合理分流。为避免“流于形式”,可遵循“一主多从,资青协同”的原则,即确定一个高水平的资深教授作为主导师,主导师以导师组召集人的名义邀请若干个杰出青年教师作为副导师参与文科博士生培养过程。其中,主导师负责研究方向的确和博士生培养过程与质量的整体把控,副导师负责研究方法训练、具体课业跟进等。导师组成员的选聘标准应综合政治素养与师德师风、学术水平与育人能力、指导经验与培养条件等多个维度进行通盘考虑<sup>[49]</sup>。为进一步扩大博士生成长的社会支持网络广度和资源获得的丰富度,在青年副导师的选聘上可以在跨校际、跨学科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强化主、副导师的岗位意识和协作意识,注重根据博士生需求和具体情境调整指导风格,建设健康且具活力的师门文化,从而提升导师组整体育人成效。

#### 2. 适当关心文科博士生的家庭背景与亲缘关系互动情况

博士生不同于本科生和硕士生,他们通常年岁更长,对“家”的情感也往往更加复杂,一些适龄未

婚的博士生可能还要在紧张的学术生活之外承受婚姻和情感的壓力。这些虽不是培养单位严格意义上的“分内之事”,但却是博士生成长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正是这些个体的日常现实与培养单位所关注的学术生活共同构成了博士生成长成才全景。与此同时,文科博士生不同于理工科博士生,前者的校园生活组织化程度远比后者要低,更多采取“单打独斗”的策略应对生活、学业和就业等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挑战。因此,培养单位可以在尊重文科博士生个人意愿和隐私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博士生家庭背景和生命发展经历,对家庭困难的文科博士生应当予以额外的专项补助,同时在“三助”岗位选聘方面予以适度倾斜。重点关注外省、少数民族及女性博士生,为离家较远的博士生提供探亲补助或其他便利。

### 3. 以激发同群效应的积极意义为逻辑革新文科博士生培养模式

优化文科博士生评奖评优机制,积极探索基于个体成长起点及其过程增值的综合性评价和代表性成果评价体系,谨慎使用博士生同群内部横向比较评价工具,逐步以普惠性奖学金代替竞争性奖学金,以免引发无序竞争和同群关系紧张。鼓励博士生定期参与学术研讨会(seminar)、读书沙龙或论文工作坊(workshop)、期刊俱乐部(journal club)等学术交流活动<sup>[50]</sup>,积极搭建文科博士生同群互动平台。以“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对冲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sup>[51]</sup>,实施基于同群协作的有组织跨学科科研训练,开发青年学人跨学科协作课题,鼓励博士生以朋辈合作的形式联名申报,并设立专项基金予以资助。改革博士生论文发表与学业考评机制,鼓励期刊设置青年学人专栏,同时注重文科博士生英语写作能力提升,通过鼓励国际发表等方式分流发表压力。做好博士生心理疏导,定期开展博士生朋辈心理辅导团课,通过矫正博士生自我和群己关系认知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体身心调节的保健效果<sup>[52]</sup>。

### 参考文献:

- [1]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EB/OL]. (2024-12-01)[2022-10-08]. <http://www.mzyfz.com/html/2213/2024-12-01/content-1540096.html>.
- [2] HU D. Global ambitions and local dynamics: organizational coauthorship networks of a chinese national flagship university[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20: 12.
- [3] 赵靖. 培养文科博士生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986(3): 2729.
- [4] 叶绍梁, 刘季平. 对文科博士生培养规格、方式和模式的几点认识[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995(5): 2529, 5.
- [5] 万明, 张淑林, 裴旭. 我国优秀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群体特征研究: 以人文社科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群体为例[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3(6): 3336, 85.
- [6] 刘莉, 青颖. 从1999年—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 36(2): 1422, 44.
- [7] BASTALICH W. Content and context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doctoral supervision literature[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7, 42(7): 1145-1157.
- [8] 别敦荣. 如何培养高水平博士? 兼谈高等教育学博士教育[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8): 3035.
- [9] 毛丹, 沈文钦, 武迪, 等. 控制抑或支持: 博士生学术指导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42(3): 7784.
- [10] 睦依凡. 基于创新能力提升目的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J]. 江苏高教, 2023(2): 19.
- [11] LOVITTS B E.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t research: who makes it, who doesn't, and why[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8, 79(3): 296-325.
- [12] 许丹东, 吕林海, 张红霞, 等. 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学术经历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J]. 复旦教育论坛, 2019, 17(3): 6066, 112.
- [13] 杨青. 博士生专业社会化影响因素: 组织环境、关系网络与个体特征的三维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10): 5867.

- [14] GUERIN C, JAYATILAKA A, RANASINGHE D. Why start a higher degree by research?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motivations to undertake doctoral studie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5(1): 89-104.
- [15] 卿石松. 人文社科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供需匹配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38(12): 8598.
- [16] 公钦正, 张瑞. 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10): 112-119.
- [17] DIOGO S, GONCALVES A, CARDOSO S, et al. Tales of doctoral students: motiv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n the route to the unknown[J]. Education sciences, 2022, 12(4): 286-300.
- [18] 贺寨平. 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1): 76-82.
- [19] COBB S.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J].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76, 38(5): 300-314.
- [20] 谭敏. 社会支持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 教育评论, 2019(3): 8-14.
- [21] 伯克·约翰逊, 拉里·克里斯滕森. 教育研究: 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M]. 4版. 马健生, 等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224-223.
- [22] HYLAND K. Graduates' gratitude: the generic structure of dissertation acknowledgements[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4, 23(3): 303-324.
- [23] 杨奕虹, 万小影, 武夷山. 2012年中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致谢内容分析[J]. 情报杂志, 2014, 33(1): 62-66, 119.
- [24] 程虹娟, 张春和, 龚永辉. 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综述[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88-91.
- [25] 伍多·库卡茨. 质性文本分析: 方法、实践与软件使用指南[M]. 朱志勇, 范晓慧,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30-31.
- [26]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7.
- [27] THOITS P A.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social support as a buffer against life stress[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2, 23(2): 145-59.
- [28] 徐岚. 导师指导风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之关系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6): 58-66.
- [29] 朱婉儿, 吕森华. 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导师之于研究生[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24.
- [30] 周林刚, 冯建华. 社会支持理论: 一个文献的回顾[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5(3): 1-14, 20.
- [31] 马克思·韦伯. 学术与政治: 韦伯的两篇演说[M]. 冯克利, 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8: 8.
- [32] 肖瑛. “家”作为方法: 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1): 172-191, 208.
- [33] 赵希男, 褚德海, 王飞. 论竞优及其管理[J]. 管理学报, 2012, 9(4): 492-498.
- [34] 李强. 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1): 66-69.
- [35] BARRERA M, AINLAY S L.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upport: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3, 11(2): 133-143.
- [36] LIN N, DEAN A, ENSEL W M.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M].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6: 28.
- [37] 朱建军. 心灵的年轮: 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 34.
- [38] 许金晶, 孙海彦. 开山大师兄: 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72.
- [39] 魏庆义, 赵祥辉. 制度规训下的“求生”: 博士论文发表的影响机制研究[J]. 重庆高教研究, 2023, 11(1): 102-115.
- [40] 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庄莲平, 王立中, 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4.
- [41] 程猛.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 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前言 2.
- [42] CRADDOCK S, BIRNBAUM M, RODRIGUEZ K, et al. Doctoral students and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Am I smart enough to be here? [J]. Journal of student affair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1, 48(4): 429-442.
- [43] 睦依凡, 李芳莹.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期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1): 28-35.
- [44] AITCHISON C, CATTERALL J, ROSS P, et al. “Tough love and tears”: learning doctoral writing in the science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2, 31(4): 435-447.
- [45] 托尼·比彻, 保罗·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与学术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 唐跃琴,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70.
- [46] 爱默生. 美国学者: 爱默生演讲集[M]. 赵一凡,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7.
- [47] 梁晗, 胡志刚, 罗雯, 等. 致谢越诚挚, 未来越成功? 基于fsQCA的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内容与学术成果关系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22, 42(11): 50-59.
- [48] 吴东姣. 博士生学业情绪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J]. 高教探索, 2019(1): 24-31.
- [49] 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EB/OL]. (20200929)[20220322]. <http://www.moe.gov>.

cn/srcsite/A22/s7065/202009/t20200927\_491838.html.

- [50] 谢梦,童颖之. 跨学科与博士生培养: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社科类人才培养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43(1):96107.
- [51] LATIFI S, NOROOZI O, TALAAE E. Peer feedback or peer feedforward? Enhancing students' argumentative peer learning processes and outcome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21,52(2):768784.
- [52] 王传毅,王宇昕. 博士生自我认知、培养环境与学术职业选择: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3):8695.

(编辑:王茂建 校对:刘大川)

## An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Growth of Top PhD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73 Acknowledgements of 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YU Zhaod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op PhD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SS) are an active force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HSS and develop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nergy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growth of top PhDs. As a core indicator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academic potential of PhDs, the level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s the key measure to evaluate whether a PhDs is “top” or not. In China, the winner of the 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DD) in HSS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top PhDs group. The acknowledgement of NEDD reporte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ocial support, which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exploring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the top PhDs. Based on Social Support Theory, the mixed research results of 73 NEDD acknowledgement texts show that: on the subject dimension, the tutor leads numerous significant others to provide all-round circle escort for the growth of top PhDs. In the mediator dimension, the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mediators that promote the growth of top PhDs are overlapping and their main sources are differentiated. The display of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support is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emotional and companionship support, and the dual differentiation of emotional and companionship support sources implies a potential risk of diluting peer relationships. In receptor dimension, the multi-dimensional pleasure and pain experience of the PhDs at the top of the ivory tower not only describes the “bitter”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the lack of emotional support to strengthen the doctoral study, but also show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making fun of suffering” and the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false companionship” triggered by “peer-competi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utor group system with “one master and multi assistants’ mode with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pay proper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background and kinship interaction and optimize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liberal arts doctoral students with the logic of stimulating positive “peer effects”.

**Key words:** Ph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upport; 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acknowledgement of dissertation; text analysis